

桑奇佛塔重現世間

林許文二·陳師蘭

桑奇，這片承載著佛教傳衍重任的歷史瑰寶，儘管曾遭受貪婪者的掠奪蹂躪，但也有正義者的奮力搶救，今天，它才能以如此完整而原始的面貌與千年後的佛子們見面。

重見曙光

喚醒桑奇的，竟然是一群意欲殖民印度的異國白種人，這儘管有些諷刺，但泰勒將軍的突然闖入，確實為桑奇開啟了另一階段的新生命。時至今日，無人記得泰勒當時面對的那場戰役結果究竟如何，但在桑奇的悠遠歷史中，他的名字將永遠地烙印了下來。

我們可以想見，無意間發現大塔的泰勒是多麼地難掩興奮，他必然立刻就將這個奇遇報告政府相關單位，因此，在桑奇重現世間的幾個月後，一位名叫菲爾（E. Fell）的上尉便針對桑奇遺蹟寫了一篇報導，登在一八一九年七月號的《加爾各答新聞》（*Calcutta Journal*）上，這便是



◎昂然挺立的塔門上，精緻的雕刻呈現了千年前印度古王朝的石雕藝術。（圖為桑奇大塔保存最完整的北門。攝影：林許文二）

近代第一篇有關桑奇的記錄。

菲爾在報導中鉅細靡遺地描述了大塔的狀況，使我們得知泰勒將軍所見到的大塔還維持著相當完好的狀態：塔塚本身並未遭到破壞，只有一小部分因雨水侵蝕而受損；圍繞大塔的欄柵保存得相當完整，東、西與北邊的塔門昂然挺立，每個入口處的笈多佛像還安然端坐。可是菲爾並未提到大塔南門，只說「南邊應該是一個簡樸無飾的入口」，想來當時南門已經倒塌。此外，菲爾也未提到大塔旁的三號塔，可能因為當時的三塔崩毀得太嚴重，在他看來只是一堆殘磚破瓦而已。不過，他倒是介紹了西邊山腰上的二號塔，並拓印了一些銘文作為記錄。

從這篇報導看來，桑奇遺蹟雖然多多少少受到歲月的侵蝕，但整體而言，並未曾遭到大規模的人為破壞，也就是說，在十二、三世紀回教徒大舉入侵時，完全沒有侵犯桑奇。這多麼令人歡喜，又多麼令人感嘆——這座曾經是佛教在中印度最興盛的信仰中心，在十二世紀時已被人們完全遺忘，它消失得如此徹底，以致連回教徒都不屑一顧！

菲爾的報告在考古學界引爆了一陣熱潮，許多學者紛紛撰文論述這座不可思議的壯觀遺蹟，可惜這陣熱潮並未引起政府的重視（當時的英國正忙著應付兵荒馬亂的抗英暴動），反倒引來了尋寶人與盜墓者的覬覦。

十九世紀時，剛踏入亞洲古老世界的歐洲考古學者，如同尋寶的海盜一樣狂熱，他們極欲在印度的佛塔中挖掘到如埃及金字塔裡陪葬的古物珍寶，以凸顯個人在考古史學上的偉大成就，



可惜佛教的聖塔讓他們失望了！因為除了外部精緻的雕刻外，大多數的佛塔中都只安奉著石製的舍利盒，雖然偶爾會有一些不太值錢的金箔、玉石散置在舍利罐旁，但在那些如豺狼般的尋寶者眼中簡直微不足道。

即使如此，這些古老的佛塔卻並未逃過被蹂躪的噩運。盜墓者與三流的考古人毫不死心地破壞一座座古塔，他們甚至會順手將舍利罐棄置在瓦礫堆中，以發洩只挖到「不值錢」的石製舍利罐的不滿，鹿野苑的達美克塔就是不幸的受害者之一。等到專業的考古人員前來時，看到躺在殘磚敗瓦中的珍貴舍利罐與早已歸於塵土的無價舍利時，也只能仰天長嘆，徒呼負負了。

桑奇重現世間後，首先要面對的，就是這樣的貪婪魔掌！

一八二二年，英國駐波帕爾的行政官赫伯梅鐸（Herbert Maddock）在當地統治者的許可下，派遣副官強森上尉（Captain Johnson）對桑奇進行徹底的挖掘與搜索。在尋寶的動力驅使下，強森與工作小組幾乎掀翻了整片遺蹟。他們先是在大塔的西南邊頂端打開一個大洞，從外牆鑽透到塔心，使大塔的外牆與包覆在塔心的阿育王磚塔受到無法挽救的破壞。同時，由於他們肆無忌憚的挖掘，不但嚴重地摧毀了部分地面欄柵，連原本挺立的西門也因而倒塌。他們對待二號塔與三號塔也是如此，使得當時尚稱完整的二塔大半部全毀。諷刺的是，這樣翻天覆地的毀滅性搜尋，結果卻是一無所獲。

或許受到強森尋寶失敗的影響，從此桑奇過了二十多年無人問問的日子，直到一八四九年，

英國政府才派了梅西上尉 (F. C. Maisey) 前來調查。兩年後，他呈交了一份圖解報告給政府，以數十幅精細的素描完整地呈現出桑奇當時的狀況。

一八五一年，康寧漢加入梅西的考古工作行列，他對桑奇佛塔群作了詳細的測量與記錄，並分別打開三座塔，在大塔塔心發現阿育王磚塔的遺跡，在二塔中找到阿育王時期十位上座長老比丘的遺骨，在三塔中取出佛陀兩大弟子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舍利，可謂收穫豐碩。他同時還調查了毗迪薩附近的其他塔群遺蹟，分別寫下詳細的記錄，並有相當重要的發現，直到現在，我們若想了解這些佛塔，也只有康寧漢的著作《畢爾沙塔群》(The Bhilsa Topes) 一書中才找得到資料。



◎由於亞歷山大·康寧漢的積極主張，催生了印度考古局，使印度的珍貴史蹟終於脫離無人管理的荒謬窘境。(圖為摩訶菩提協會內的康寧漢畫像。攝影：林許文二)



康寧漢一向被尊為「印度考古之父」，他的確當之無愧！當其他歐洲人對印度的古蹟還採取非理性的掠奪行為時，他便強力要求英國政府重視印度的歷史遺產，並鼓勵有系統的挖掘研究。他的理由很明確：

發掘並了解所有現存古建築遺蹟與附屬的錢幣、銘文等資料，要比出版十八卷《往世書》梵語詩文中的那一堆廢物，更能說明印度的過往，以及其與鄰國之間相關的歷史。

由於他的積極主張，催生了後來的印度考古局，使印度的珍貴史蹟終於脫離了無人管理的荒謬窘境。

在他一生中，締造了許多考古上的輝煌成就，印度許多重要的歷史遺蹟都是由他發現並調查、挖掘與記錄，包括鹿野苑的達美克塔、菩提迦耶的正覺大塔、巴呼特佛塔與那爛陀大學遺址等，而其中最令我們動容的是，他在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五年間擔任第一任印度考古局長時，曾帶著《大唐西域記》的英譯本按圖索驥，循著玄奘大師的足跡，在鄉野荒村間挖掘出許多重要的佛教遺址，使佛陀的生命透過地理上的確定與古文物的證據，而與現代的佛弟子產生了具體的連結。

然而，我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身為「印度考古之父」的康寧漢，在面對這些兩千多年的佛塔時，心中關心的竟然只有「舍利罐」！他從每座塔的塔頂直接打下一座豎井，貫穿塔心到達

塔基，鉅細靡遺地搜尋舍利的蹤跡，並且無意將之復原。

這樣的挖掘行動雖然讓康寧漢又增添一項考古成就，但卻使得原本已傾頹的三塔更加破敗，而原先遭到強

森破壞以致半毀的二塔，也在他手中毀壞殆盡，他並且在大塔留下了一個直徑一·五公尺的大洞，

默默對著蒼天話淒涼。也就是說，康寧漢

在桑奇考古獲得豐收的方法比起強森

來，頂多只是開腸剖肚的位置更加精

確罷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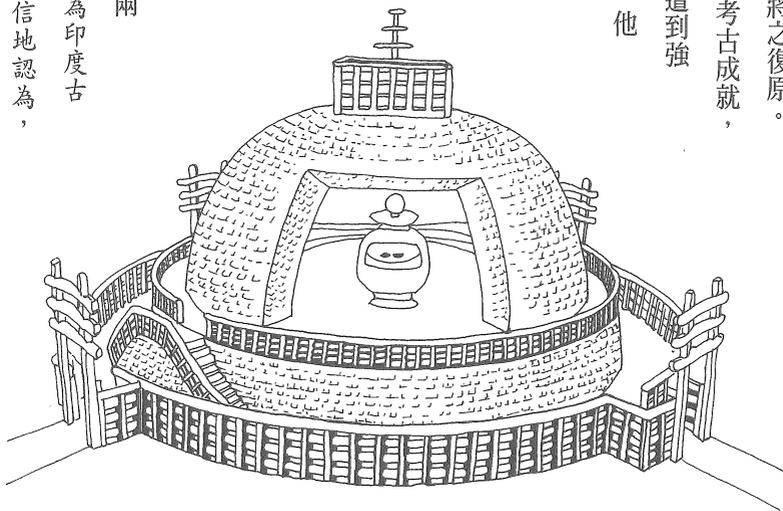
逃過離鄉的命運

除了舍利罐，康寧漢對於修復大塔與研

究欄楯雕刻並不熱衷，不僅如此，他還建議將兩

座倒下的塔門運到大英博物館：「它們勢將成為印度古

物廳中最耀眼的主角！」他說：「我非常有信心地認為，



◎康寧漢挖掘桑奇佛塔，心中關心的只有舍利罐。（圖為舍利罐置放於塔心的模擬示意圖。繪圖：釋自顯）



在細讀了我對它們的簡潔報告後，這些有著豐富雕刻的塔門勢將得到極高的評價，而將它們運往英國也更能確保對它們的維護保存。」一個致力研究印度史蹟的人，不讓古蹟完整地留在原地，卻要將它們運回自己的國家，不論他的心態為何，都值得爭議。同時，他還同樣建議波帕爾的土邦公主，並說服她主動將兩座塔門獻給英國女皇。

一八五三年，波帕爾的公主透過印度政府，請求英國女皇接受塔門作為獻禮，公主並願意支付將塔門從孟買運到英國的龐大費用。女皇欣然接受獻禮，波帕爾的行政官於是展開拆解塔門的工作。若是無人發出正義之聲，這些塔門將面臨被解體離開故鄉的噩運。

幸好當時波帕爾的行政系統正處於變動時期，原本的行政官漢彌爾頓（Hamilton）被調離原職，而新接任的伊登（Eden）則不願將這些無價的歷史遺蹟運到不屬於它們的地方，且在一八五六年時，民間也對運送塔門的野蠻方法與龐大開支，開始出現反對的聲浪。伊登於是順勢要求政府停止這項計劃，政府只好先暫停拆解塔門。次年，第一次獨立戰爭爆發，英國也就無暇顧及了。到了一八六一年，印度考古研究所（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）成立，要將印度的古物運往他處，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！

不過，世人對桑奇塔門的覬覦卻未結束。一八六八年，拿破崙三世要求波帕爾的公主將塔門獻給法國，以豎立在巴黎。此外，由於之前對英國的奉獻並未完成，公主又向印度政府詢問：英國是否仍願意接受一座塔門。但當時的外交部長明智地建議她不要移動桑奇的一草一木，如

果外國有需要，就造一座模型給他們吧！

於是，政府任命當時的古蹟部長柯爾少校（H. H. Cole）負責鑄造模型的工作。一八六九年，第一座實物大小的大塔東門模型完成，柯爾少校同時複製了幾幅其他塔門上的雕刻石板，這些複製品成為印度當時最有價值的外交聖品，分別被送到倫敦、愛丁堡、都柏林、柏林與巴黎的博物館，宣揚印度悠遠的古文明。而留在桑奇的塔門，雖然殘破傾倒，但至少還能躺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，靜靜等待重新矗立的時機。

康寧漢的一個建議差點使桑奇大塔失去兩座塔門，而他與強森所造成的大洞更使大塔隨著時光流逝、日曬雨淋，而成為植物的滋生處。糾結的根部從內部侵蝕塔身，莊嚴的佛塔慢慢變成長滿綠色植物的半圓球，欄楯一段段倒塌，附近的居民開始搬走遺蹟的磚石，以建築、修補住屋，頑皮的村童甚至將佛像當成練臂力的鏢靶，對著它們拋擲石塊……，桑奇幾乎回到被泰勒發現時的荒蕪景況，不同的是，它比那時更加頹圮了。

桑奇又如此孤單地過了二十多年，直到一八八〇年初，波帕爾的駐印行政官向政府提議整理桑奇遺蹟，並重新豎立倒塌的塔門，人們才終於重新注意到桑奇的歷史價值。這個提案獲得柯爾少校的大力支持，在他勘查過桑奇並擬定維修計劃後，政府終於撥下二千盧比作為清理桑奇的經費。這樣的數目實在是杯水車薪，人們能做的只是清除雜生於遺蹟廢墟上與生根入塔塚內外的植物，收集起四散的石塊碎片，修補大塔西南角上的裂縫，並且將康寧漢打入塔中的豎



井填補起來。

對於這樣的成果，柯爾並不滿意。一八八二年，他再度提出一份計劃，強調柔奇的塔門必須立刻重新豎立，三塔與其塔門也亟待重建，他更擬訂其他範圍極廣的維修工作，這次政府總算撥出了二萬盧比。在柯爾指揮之下，整座山丘清理得煥然一新，大塔的兩座塔門與三塔唯一殘存的塔門也終於重新站立。只是，在整理的過程中，原本散落在四周的小塔殘跡，也連帶被他們當成垃圾掃除到只剩下基座。

此外，他們畢竟不是專業的考古學者，因此在繁複的重建塔門工作中，不慎將部分的塔門橫樑前後放反了，例如大塔南門的上橫樑與下橫樑，以及三塔南門的上橫樑，原本正面的部分被轉到背面，而



◎大塔南門的上、下橫樑正反面錯置，是非專業考古學者的無心疏失。

(圖為大塔南門的背面，最上面的佛塔浮雕與最下方的「八分舍利」橫樑應置於正面。攝影：林許文二)

這個無心之失，就一直留存到現在。

無論如何，桑奇至此總算得到最基本的修復，但更進一步的保護與研究，卻要等到一九一二年才由約翰·馬歇爾（John Hubert Marshall, 1876-1958）來完成。

從璞玉到耀眼的寶石

馬歇爾是繼康寧漢之後，另一位傑出的印度考古學者。與康寧漢不同的是，他並非軍職人員，他熱愛考古並具有專業知識，不像以往的考古人員是藉軍人身分之便而在印度大肆挖掘。他於一九〇二至一九二八年間接任印度考古總監，這個職位在康寧漢退休後就被無故取消，使得印度的考古工作又回到暗無天日的混亂狀態，直到馬歇爾出現，許多埋藏在塵土中的文化遺蹟才又見到重生的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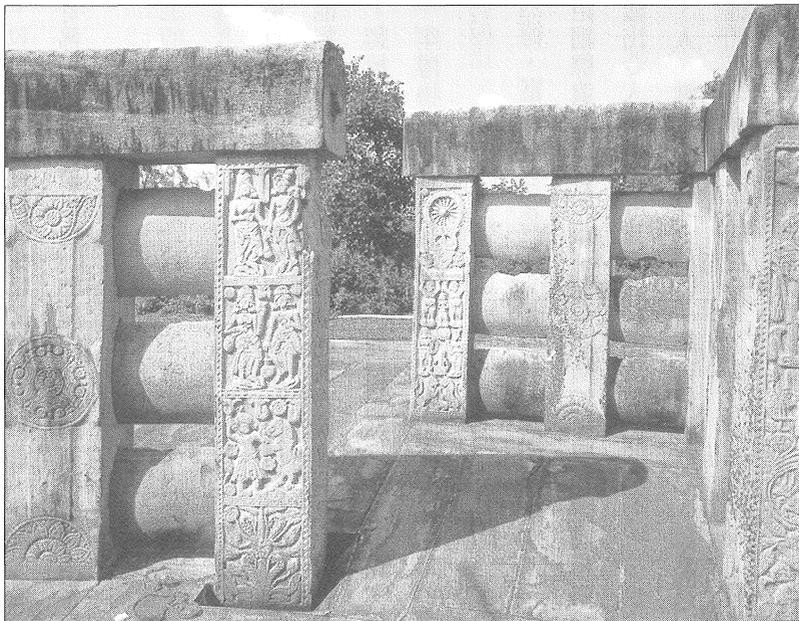
馬歇爾的考古重心與康寧漢一樣都在北印度，他最大的考古成就，是在今日的巴基斯坦一帶（當時的印度西北地區），發掘出印度最古老的印度河文明遺蹟——哈拉帕遺址（Harappa）與摩亨佐達羅遺址（Mohen-jo-daro），並且以二十一年的時間，挖掘出古老的佛教大城塔克西拉。最重要的是，在復舊、維修與研究這些古蹟上，他還花了許多心思，讓它們能忠實地對後世說出歷史的故事與遠古的生活，他並建立許多重要的博物館，以保存、管理那些出土的文物。



專輯

在他功業彪炳的考古生涯中，桑奇也許只是個小插曲，但他的用心並未因此稍減。當他面對桑奇時，並不自作主張地改建這片古蹟，也不要得到立即而具體的回報，只是按部就班地先清除掉纏雜生長在各佛塔中的雜木亂草，然後依照其原始型態復舊整建。

他以更專業的方法重新修補大塔上的裂縫與大洞，重建通往上層繞行步道的雙邊階梯與大塔頂端的欄楯，以石板舖設繞行步道；以更適切的弧度補救半山腰的二號塔，並重組四散倒塌的欄楯。至於只餘一堆殘磚的三號塔，由於是存放舍利弗與目犍連遺骨的聖塔，具有無



◎馬歇爾的努力，使桑奇再度綻放出嶄新的生命。（圖為經馬歇爾重修的桑奇二塔欄楯。攝影：林許文二）

上神聖的意義，因此他特別重新砌造，包括圓塚、殘存的欄楯與塔頂的傘蓋，都在他的手中再次挺立。此外，為了能長久地保護桑奇佛塔，他還細心地為整座山丘規劃完整的排水系統，以避免雨季時受到雨水的侵蝕。

此外，他開始仔細地勘查山丘頂上的整片平台，在一八五一年康寧漢來到此地時，只提到有一號至十一號佛塔，但馬歇爾在清理整片丘頂平台後，又挖掘出許多重要的寺廟與僧院遺蹟，以及一些較小的佛塔，有些塔中還發現有古老的舍利，雖然沒有名字，但仍然可以證明桑奇曾經是一座多麼興盛的佛教信仰中心。他將所有建築遺蹟有條不紊地從一號編到五十號，並以科學的方法鑑定出每座建築的大概年代，爬梳出桑奇的發展歷史，他還記錄下所有的銘文，收集起所有拼不回去的雕刻破片，並建立一座博物館收藏出土的文物，那座價值不凡的阿育王四獅柱頭，現在就安然地立在那小小的博物館中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與工作伙伴阿弗烈德·富徹（Alfredoucher）將大塔的四座塔門、三塔的南門與二塔欄楯上的豐富雕刻，作了鉅細靡遺的攝影記錄，配合廣博的佛學知識與專業的藝術學養，仔細地研究這些雕刻的內容，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讀方式。由於他們的努力，後世才終於知道這許許多多活在石板中的神、靈、人、獸，原來竟上演著一則則佛教故事。雖然其中有幾幅雕刻的解讀可能並不那麼精確，但他們以非佛教人士的身分，竟能找出如此精采而豐富的佛教傳說，並加以印證，實在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他與富徹將桑奇的考古成果寫成三大巨冊的



《桑奇遺蹟》(The monuments of Sanchi) 一書，為這片聖地留下不朽的記錄。總之，馬歇爾可以說是桑奇的再造父母，由於他的專業考量與長達八年的熱心付出，桑奇才能再度綻放出嶄新的生命！

在馬歇爾之後，桑奇仍陸續有少量的古蹟出土。例如一九三六年，波帕爾考古總監默罕莫德 (Mohammad Hamid) 在通往二塔的山腰斜坡上挖掘出第五十一號寺院，但之後就沒有更進一步的驚人發現了。而在摩訶菩提協會與印度考古研究所的重視與保護下，桑奇佛塔終於得到妥善的照顧。一九八九年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(UNESCO) 正式將它列為世界遺產，成為全人類共同保護的文化寶藏，桑奇至此終於取回它應有的歷史地位。

歷經了帝王青睞的發跡時光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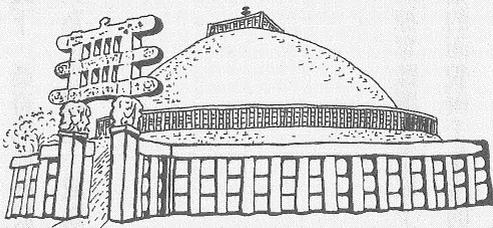
佛唱盈谷的輝煌光景……

鐵蹄戰火的巨變年代……

人去塔荒的寂涼歲月……

桑奇，這片承載著佛教傳衍重任的歷史瑰寶，儘管曾遭受貪婪者的掠奪蹂躪、予取予求；但也有正義者的奔走維護與奮力搶救，今天，它才能以如此完整而原始的面貌與千年後的佛子們見面。

- ◎西元 1853 年——波帕爾行政官展開拆解塔門的工作，準備將塔門獻給英國女皇。
- ◎西元 1856 年——新任行政官伊登（Eden）要求政府停止運送塔門計劃，拆解工作暫停。
- ◎西元 1857 年——印度爆發傭兵之亂，反英武裝起義。
- ◎西元 1858 年——英國廢除東印度公司，直接統治印度。
- ◎西元 1861 年——印度考古研究所（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）成立。
- ◎西元 1868 年——法國要求波帕爾政府饋贈一座塔門，後以模型代替。
- ◎西元 1869 年——第一座實物大小的大塔東門模型完成，並運送到歐洲各國。
- ◎西元 1880 年——柯爾（R. E. Cole）少校對桑奇展開初步的清掃與整理。
- ◎西元 1882 年——在柯爾少校的強力爭取下，桑奇重建整修。
- ◎西元 1912 年——約翰·馬歇爾（John Hubert Marshall）與阿弗烈德·富徹（Alfredoucher）以專業的方法重建桑奇，挖掘出更多塔寺遺蹟，並作成詳細記錄，同時建立桑奇遺蹟博物館。
- ◎西元 1936 年——波帕爾考古總監默罕德（Mohammad Hamid）挖掘出第五十一號寺院遺蹟。
- ◎西元 1989 年—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桑奇列為世界級遺產，成為全人類共同保護的文化寶藏。





【桑奇佛塔檔案 ③】

桑奇大事紀

- ◎西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——阿育王建小磚塔、木製傘蓋與木造欄楯，並豎立石柱。
- ◎西元前二世紀巽加王朝——擴建小磚塔為巨大石塔，建階梯、繞行步道與三道石欄楯（地面、階梯、塔頂）；建二塔、三塔與其欄楯。
- ◎西元前一世紀案達羅王朝——陸續建立大塔與三塔的壯麗塔門。
- ◎西元一世紀貴霜王朝——大乘佛教興起，秣菟羅風格佛像開始出現。
- ◎西元五世紀笈多王朝——四座精緻的佛像被放置在四個塔門入口處，寺院建築興起，包括現存最古老的十七號石造寺院。
- ◎西元七世紀戒日王統治期——桑奇出現大量僧院、塔、寺。
- ◎西元九至十世紀——印度教的主題出現在雕刻中。
- ◎西元十一世紀——一道長石牆包圍住桑奇山丘上的佛塔、僧院，桑奇漸漸走入歷史。
- ◎西元十三世紀回教入侵——佛教在印度幾近滅亡，桑奇徹底被人遺忘，成為廢墟叢林。
- ◎西元 1818 年——泰勒（Taylor）將軍發現桑奇遺蹟。
- ◎西元 1819 年——菲爾（E. Fell）上尉寫下近代第一篇桑奇的報告。
- ◎西元 1822 年——強森（Johnson）上尉徹底挖掘桑奇，大塔受到嚴重傷害，欄楯與西門倒塌；二塔大半部全毀，但強森一無所獲。
- ◎西元 1849 年——梅西（F. C. Maisey）上尉完成一份詳細的圖解報告。
- ◎西元 1851 年——亞歷山大·康寧漢（Alexander Cunningham）加入調查，打開三座塔，在大塔核心發現阿育王磚塔遺蹟，在二塔中找到阿育王時期十位上座長老的遺骨，在三塔中取出舍利弗與目犍連尊者的舍利，並建議將兩座倒塌的塔門運至英國。